



青铜的种族

阿格达斯著

青 铜 的 种 族

〔玻利维亚〕阿尔西德斯·阿格达斯著

吴 健 恒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七 六 年 · 北 京

Alcides Arguedas

RAZA DE BRONCE

封面设计：文国璋

青铜的种族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字数184,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9 $\frac{5}{8}$ 插页2

1976年3月北京第1版 1976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10019·2352

定价0.61元

出版说明

广大印第安民族的生活和斗争，一向是拉丁美洲文学中的一个重要题材。

十六世纪中叶，西班牙殖民主义者一手持剑，一手持十字架，踏上了南美洲大陆，以暴力和欺诈的手段征服了以库斯科为中心的印第安民族国家塔乌安廷苏约。从此以后，印第安民族的农牧公社经济遭到破坏，灿烂的印加文化遭到摧毁，广大印第安人民被迫沦为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庄园奴隶或矿山奴隶，受到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的双重苦难。

几个世纪以来，南美洲印第安民族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连续不断。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塔乌安廷苏约的统治阶级后裔印加图帕克·阿马鲁在一七八〇年发动的起义，各族印第安人参加的将近十万。声势浩大的起义军推翻西班牙殖民政府，废除各种捐税和徭役，解放处在奴隶桎梏下的同胞，企图重建印第安民族国家。西班牙殖民主义者慌忙从南美洲各地调集大军，对起义军进行血腥的镇压，在一七八一年十一月把战败被俘的图帕克·阿马鲁全家在库斯科的广场上酷刑处死。

印第安民族以鲜血和生命，为拉丁美洲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的独立革命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一八一〇年，开始了拉丁美洲土生白人地主阶级领导的独立革命战争。在西蒙·玻利瓦尔、何塞·圣马丁等革命将领所率领的队伍中，大多数的战士是印第安人和混血种人。印第安人洒热血、抛头颅，但是独立革命的胜利成果却被土生白人地主阶级所独占。在新建立的南美洲各独立国家中，印第安民族并没有得到解放。他们身上的殖民制度压迫的枷锁，不过被大庄园制度奴役的皮鞭所代替。这些国家的大地主阶级和犬资产阶级，在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幕后操纵下争权夺利，政治和军事的纷争整整延续了一个多世纪。印第安民族成为这两个统治阶级竞相压榨的牺牲品，沦落到了比农奴还不如的境地。

《青铜的种族》这本小说，写出了玻利维亚阿依马拉印第安民族的深重苦难和他们的反抗斗争。自从一九一九年初版以来，到现在还不断再版重印。这是拉丁美洲文学中写这一类题材的一本比较好的小说。

玻利维亚的阿依马拉印第安民族，世代生活在的喀喀湖畔的偏僻高原地区。一八六五年，梅尔加雷霍将军^①上台，于一八七〇年以血腥的手段强行解散了阿依马拉印第安人的公社，剥夺了他们的土地，分给自己宠信的将军和官僚，使三十多万阿依马拉印第安人沦为这一小撮

① 马里亚诺·梅尔加雷霍（1818—1871年），玻利维亚军人，独裁统治者，1865年推翻阿查，自任总统，1871年被反对派暗杀。

新兴地主的佃户。这本小说里所描写的科阿乌约公社的印第安人，就是这样成了大庄园地主潘托哈家三代奴役和剥削的对象。他们除了必须向庄园地主缴纳实物地租外，还要每年、每月甚至每星期有一定数量的日子为庄园地主服劳役；不仅在庄园的土地上劳动，还要到城里地主的家里劳动；地主使用不了，还要出租给别人。除了庄园地主，当地的神甫也用同样的手段对他们进行奴役和剥削。他们的妻女，受到地主、神甫、管家的人身侮辱；稍有违抗，就遭到残暴的鞭打或驱逐。这种野蛮残酷的压迫，敲骨吸髓的剥削，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东欧国家剥削剩余劳动的徭役制度完全一样，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马克思指出：由于徭役制度下的剩余劳动具有独立的、可以感觉得到的形式，因此，领主的贪欲则较简单地表现为直接追求徭役的天数。潘托哈家的庄园地主，也是使用这种手段，剥削压榨科阿乌约公社的印第安人。他们在这种赤裸裸地剥削剩余劳动的徭役制度下，名义上是自由的佃户，实质上已经成为大庄园的农奴。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军队的和宗教的头面人物占据了公社的地产，从而也就占据了花在公田上的劳动。自由农民在公田上的劳动变成了为公田掠夺者而进行的徭役劳动。于是农奴制关系随即发展起来……①

二十世纪开始以来，帝国主义势力日益侵入拉丁美洲，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264—265页。

更加疯狂、更加贪婪地掠夺拉丁美洲国家的自然资源，使拉丁美洲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处在社会地位最底层的广大印第安民族，受到的灾难更为沉重。马克思早就在《资本论》中指出：那些还在奴隶劳动或徭役劳动等较低级形式上从事生产的民族，一旦卷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而这个市场又使它们的产品的的外销成为首要利益，那就会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野蛮灾祸之上，再加上一层过度劳动的文明灾祸^①。这就是玻利维亚的印第安民族直到今天的景况的写照。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②。这本小说里所描写的科阿乌约公社的印第安人，最后终于选择了武装起义的道路。这是印第安民族无数次起义中的一次，是历史的真实反映。印第安民族前赴后继的不断斗争，迫使玻利维亚的统治阶级在一九四三年和一九五二年两次制订法令，宣布废除徭役制度。但是，这仅仅是一纸空文，玻利维亚的大庄园制度生产关系并未彻底摧毁，玻利维亚的半殖民地地位没有根本改变，玻利维亚的印第安民族也没有获得真正的解放，他们的武装斗争还在继续。

玻利维亚全国五百万人口，其中印第安民族占三分之二，他们组成了玻利维亚的工人、农民的劳动大军。不仅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263—26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619页。

玻利维亚是这样，拉丁美洲其他印第安民族占多数的国家也都是这样。当前，拉丁美洲各国的各族印第安人，和全体拉丁美洲人民在一起，正在拉丁美洲反殖、反帝、反霸的大好形势下日益觉醒，日益壮大，已经形成一支争取民族解放、保卫国家独立、维护本国主权的宏大队伍。

《青铜的种族》的作者阿尔西德斯·阿格达斯，生于一八七九年，死于一九四六年，是玻利维亚有名的小说作家，曾经一度担任过玻利维亚政府的外交工作。他的作品，除了小说《青铜的种族》外，还有小说《毕萨瓜》（一九〇三年出版），《瓦塔—瓦拉》（一九〇四年出版），《克里奥约生活》（一九〇五年出版），以及论文集《病态的民族》（一九〇九年出版）。这些作品，写的都是印第安民族。他是一个印第安民族的同情者；他在作品里有时较多地渲染他们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甚至也描写他们对自然环境无能为力，对暴力压迫逆来顺受，这是他的资产阶级思想观点的反映，但他的基本态度是热情支持印第安民族的反抗和斗争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

第一 部



山 谷

一

景色一片艳红。

的的喀喀湖在夕阳的照耀下，亮得象熊熊炭火。环湖的灰色山丘后面，显现出安第斯山脉一座座染上了玫瑰色的雪峰，给山丘镶上了一道锯齿形的白色花边。山丘顶上的嶙峋岩石之间，最近几场风暴垒起的积雪已经消融。

一个牧羊姑娘背着风，站在山脚台地的一块耸立的巨石上，窥视着山岗的岩壁。她的侧影清晰地衬在落日的红色余晖下，显得身材格外匀称。

这是一个结实端丽的印第安姑娘。她那黑里透蓝的头发，编成两根大辫，拖在背后，一顶黑帽带的棕色小呢帽，护着她的被山区锋利寒意侵袭的脸庞。风在岩缝内丛生的劲草中间呼呼地吹出单调的曲子，吹得她的粗呢裙子不断地摆动。这风声，就是羊群咩咩叫声的唯一和鸣。

牧羊姑娘不安地察看着四周。

刚才，她在集拢羊群准备赶它们回栏的时候，发现少了一只羊。尽管她不怕羊给野兽叼走或是给坏人偷去，可是

她怕它混到邻近庄园的羊群里去。那些羊群放牧在湖岸的山边，或者在砖石垒的界标附近，老是卷带别人的羊走。她清楚地知道，每次为了争夺地主们还没有标界的公用牧地，人们经常给惹得怒气冲天，争论不休。

夜在降临，马上赶羊都要发生困难了。牧羊姑娘想到这一点，就让毛绒绒的小牧羊犬莱凯看守着羊群，自己向山顶梯级般堆积着的岩石上爬去。山丘的一侧浴着清澈的湖光，另一侧是一片缓坡，伸向平原，到远处被一些小山岗挡住，中间有一条蜿蜒的河流穿过。

她攀到了一块很高的山石顶上，从这个了望处纵目四望。

从高处望去，大湖就象一团烈火，一个个小岛如同火焰里爆出来的黑斑，连最细微的轮廓都历历可辨。远处的蒂基纳湖峡夹在两座小山之间，远远望去，宛似两堵青黛的墙壁夹着一条火红的河流，倾注到大湖的滚滚金涛中来。平原上没有树木，空旷袒露，铺陈出一片灰黑，伸向远方。在这片由于地势太高而终年寒冷，几乎不长庄稼的土地上，只有一些地块里有些黄熟的大麦，给整个阴暗萧索的画面着上了一点颜色。残留的雨水在低洼地方积成一个个水潭，闪烁着金红的光亮，就象一面巨大的镜子撞破在平原上留下的一小块碎片。

苍茫大地，静如古刹，黄昏的宁静气氛笼罩着一切。要不是偶尔听到远方传来牧笛的呜咽，偶尔听到亚卡—亚卡鸟的刺耳的尖叫，这整个景色仿佛都已死绝。亚卡—亚卡

鸟现在都已经回到它们挖在河里沙丘上，或者筑在岩石裂隙内的巢旁了。

牧羊姑娘张望着，毫不关心夕照下的无限风光，并且很快就离开了那个了望处，因为她似乎听到那高耸的台地尽头附近传出来一只羊的咩叫。她很少赶她的羊群到那儿去，因为那儿不但牧草稀少，还传说那儿的一个岩洞里隐藏着魔鬼。那岩洞的洞口对着大湖，离开那如同斧削般直插入汹涌湖面的岩壁不过几步远。

那是一个多年荒废的开采乳白石和绿大理石的石坑，而今成了猫头鹰和野兔子的舒适洞窟。当地的巫师把它变成了他们的栖身之处，在那儿跟神鬼打交道，准备符咒和圣水，而俗人却很少在那儿露面。有很少几个大胆的人，在特殊情况下，窥探过它的秘密。他们都发誓说在那儿听到了鬼怪的呻吟、啜泣和诅咒，看到了围着被打入地狱的魂灵跳舞的魔鬼的磷光闪烁的绿眼睛……

有一次，起了暴风雨，狂风呼啸，雷电交加，瀑布似的骤雨从山顶倾泻下来。当时，瓦塔一瓦拉为了把躲藏在这可怖的山洞里的羊儿赶出来，曾经褻渎了它的秘密。尽管她没有看见也没有听到人家赌咒发誓说看到了和听到了的东西，她还是不敢随便闯进这神圣的殿堂，仅仅为了好奇去惹得神灵震怒。

“咩——咩——”，瓦塔一瓦拉一面呼叫着，一面提心吊胆地朝着呲牙咧嘴的乌黑洞口走去。她那尖锐的呼叫在山洞里激起了回声，她由于错觉，竟把它当成是走失的小羊的

叫声。

她想进洞又害怕得不敢进，可是找羊的渴望力量终究要大一些。她把胳膊向前伸，睁大眼睛，在黑暗里探着路，蹑着脚一步一步地往里走。她只走了几步，就停住不动了，耳朵里只听到自己怦怦的心跳。

这个岩洞很宽敞。高低不平的洞底撒满了无名石匠在采石时凿下来的碎片。那些石匠在这里琢磨半透明的白石块，也许是为了修建当时竖立在拉巴斯的普拉多公园里的喷泉；这个公园，而今已成了废墟。洞窟的角落里，留下了生火烧饭和凿子淬火的痕迹。洞壁是一层层自然垒成的方形巨石，就象一大堆建筑一座巨大宫殿的材料马马虎虎地丢在这里一样。顺着乳白石矿脉的走向，在洞的两侧和底部，与地面相平，还有三条阴森而神秘的巷道。那姑娘一看到这景象就吓坏了，赶忙逃出这个黑洞，对自己的冒失感到胆战心惊。她出了洞口，就用吓得发抖的声音尖声呼叫，而在她背后近处立即传来了回音。她猛地回头，高兴地看到有个小伙子正从台地走来，他的斗篷里包着那头失群的小羊。

这是个高身材、宽肩膀、粗脖子的小伙子。他表情聪明，动作也活泼灵敏，黄色的小圆帽下露出的头发，散披在肩上，圆帽的护耳罩着耳朵和面颊的一部分，露胸坎肩用四颗铜钮扣扣着，衬衣敞开，可以看到他壮实的、黑黝黝的胸脯。

“阿希阿利，你在哪儿找到这鬼东西的？”姑娘问着，没

有回答魁梧的小伙子的招呼。

“它在平原上乱跑，我从那儿把它捡来了。”

“这只死畜牲叫我找得好苦！”

她捡起一小块石子打那小羊，小羊急忙地咩咩叫着朝羊群逃去。

“告诉我，你进洞里去了吗？”小伙子用疑惑不安的语调问。

“去了。”

“干吗去呀？”

印第安姑娘作了个含糊的手势，耸了耸肩膀。

阿希阿利可真吓坏了，他表示反对：

“你瞧，我看你准会碰上什么倒霉事……象马内诺那样。”

两个人都沉默下来，担着心事。这不合时宜地勾起来的回忆，使得牧羊姑娘感到很难过。

“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不知道。有人告诉我说他死了。”

“多可怜！东家对他太狠了。”

“东家对谁都是这样！叫人抽他一顿鞭子罚他也就够了；可还烧掉他的屋子！”

“听说他欠了东家的钱，还不起。”

“那又怎么啦？……他可以象我们大伙儿一样，一点一点地还清……哼，也许还会让我们少还一点儿债！……”

一丝苦笑把他脸上惬意的神色都扫光了。

他们沉默了。

阿希阿利好象有心事，而她自以为了解他忧虑的原因。作为对一桩过失的惩罚，他前几天接到管家的命令，叫他同三个跟他同样受罚的同伴，到山谷区去买种子。她知道，这样一趟差使对人来说是危险的，对牲口尤其危险。有多少头可怜的牲口因为负载过重，磨损压伤了腰而成为废物！又有多少个人染上了怪病，不能天天干活，只能呆在家里，直至瘫痪而死！

“你明天真要出远门吗？”瓦塔一瓦拉一面问，一面朝羊群走过去。羊儿不断的咩叫，就是这还没有黑下来的山丘顶上能听到的唯一的聲音。

“明天就动身。”阿希阿利带着担心的神色回答。

“跟谁一道去呢？”

“跟基尔科、曼努诺、卡查帕一道去。”

“要去很久吗？”

“至少两个星期。”

他们又不吭声了，两个人走在一起都感到拘束。

庄园里，人们都传说他们要订婚了。在地里干活的时候，伙伴们经常以此开他们的玩笑；可是，直到现在，小伙子还没有从姑娘那里抢到任何正式表示定情的信物，而只限于经常给她帮帮忙，来表明他想讨她的欢心。这种感情在他来说是强烈的，他也并不想加以隐讳。黄昏时刻，他常到姑娘通常放牧的山上来帮她赶羊；他下湖捕鱼的时候，也捎带捞回来一些湖藻来喂她的羊。确实，也许最有意思的是：

轮到休息日，他们爱玩的地方总一样；无论是播种还是收获，两个人总在一垅地里干活；在大节日的前夕，青年们趁着满月的光华试练舞步，他们两个又总在一起，手拉手跳着环舞，而她也只对他凝眸和微笑。可是，事儿也就到此为止。阿希阿利不论说话还是行动都表现慎重，而这并不是由于他胆怯，因为对当地的其他姑娘，他可是跟另外的小伙子一样放肆不拘；只是因为瓦塔一瓦拉家境殷实，而且有乔克乌恩卡老人钟爱她保护她，才使他把自己的感情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他跟她说话的时候，举止稳重，言谈也很有分寸。他只是聊些家常话，比如说天气啰，农活啰，她的牲口啰，等等。有时候他跟她开个玩笑，也不外跟其他青年人一样，说着说着猛地推她一下，要么大着胆子捏一下子。他帮她，讨她的欢心，关系没有超过这些。

姑娘对此习以为常，因此，这晚上他显得畏畏缩缩，使她也感到有些窘迫不安。她注意到他表情严肃，沉默寡言，在想着心事，就揣想他一定碰上了什么不寻常的事，可能前一夜他下湖没有捕到多少鱼……也许他的一头牲口有病。

“你出远门，觉得难受吗？”她掩藏着自己也感到的心慌意乱，为了找话说，这么问他。

阿希阿利面带微笑，满含柔情地盯着她的眼睛。

“你干吗这么瞧我？”

小伙子并不回答，而是更接近她一些，一面笑着一面很快地伸出手来，在她的胳膊上捏了一下。

瓦塔一瓦拉马上领会到这献殷勤的小伙子的意图。她